

行修應元寶誥

弟子龍光敬署



丁丑冬至

行修應元寶誥

弟子逸誠薰沐恭署

序 言

弟子慈普薰沐恭署

司錄 嚴襄 仰雲 善  
纂壇 監靜 靜雲 善  
纂掌 壇龍 龍光 善  
司宣 掌得 得超 光善  
司錄 健修 厚健 善

歐真人序 言

行修應元寶誥爲千古修行之要訣。萬化應元之妙諦也。慨自聖王心法無傳。而心性之道理以晦。靈失根本。形尙微末。碌碌之輩。所經營者。不出衣食二事。孳孳之士。所爭逐者。不外名利兩途。爲私利故。無往不損人以肥己。爲痴愛故。無時不意蕩而神馳。爲貪嗔故。無在不欺良以害理。爲鬭爭故。無事不心狠而。

計。毒戾氣感召。此天災人禍之所以相逼而至也。播因既劣。獲果自非。輪轉弗息。業報奚止。

老人悲天憫人之切。故垂治世載道之文。夫天人原本一貫。聖凡何有二致。天也人也。天人於一炁之中。聖也凡也。聖凡於一靈之內。炁靈所化。無在而非道之源泉也。誠意正心之學。即是超凡入聖之法。惜爲後儒誤解。遂使精一執中之旨。空載於書。

千萬世視之爲具文也。卽間有一二欲紹其傳者。苦不得其門而入。致視聖學如挾山超海。視心傳如登天步月也。歲時愈遙。斯道愈晦。不惟愚者自甘於愚。即智者亦莫不望洋而興嘆焉。此世運之所以日趨日下。大道之所以愈傳愈離也。天心仁慈。豈容道墜。故不時而有降靈於智者。使其代有傳人。出而爲心性之宣傳。示而爲聖學之講解。以身作則。而繼道統。然其心性。

之說。非不彰明於一時。而其心性之功。終未了徹於千古。雖文極一時之盛。而道則遠千里之外也。如是以傳心。心於何有。如是以傳性。性於何存。心性未啓其一中之旨。則莫不習尙於皮毛。以知識之心爲心。氣質之性爲性。愈修心性。而心性了不可得已。蓋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自有天淵之別。仁慈之心。與嗜欲之心。自有徑庭之判。修必明其所分。悟其所別。而後下手工。

夫當心即得。然先後天判其是非。亦即先後天定其行止也。天命之性。先天之性。仁慈之心。先天之心。先天之心。玄空也。妙空也。先天之性。虛明也。誠明也。以玄空妙空之心。而養虛明誠明之性。則心性融於一爐。氣炁打成一片。心即是性。性即是心。氣無非是炁。炁亦無非是氣。心炁氣如是而合。如是而化。然後融天命之性於乾元之金。化仁慈之心於坤元之土。土以生金。

金藏於土。則金與土相聯爲子母。即心與性相合爲體用已。相  
聯自無所分。相合更無所異。心無時而不聽命於性。性無時不  
主宰於心。心性合和。大地皆春。更無所執以爲先後天之分。又  
何有虛實有無之判也。先後天功於其候。後先天候於其功效。  
候顛之倒之。則心性分之合之。亦無所謂之爲先。又何所謂之  
爲後也。如是氣質之性。知覺之心。不求其去而自去。天命之性。

仁慈之心。不求其復而自復。得往聖不傳之秘。開來世無窮之功。抛却一切之僞法。直探三代之心傳。於至濁中取其至清。於至昏中取其至明。於至精之中取其至粹。精粹畢現於本體。眞如自存於性天。性天可以長在。靈炁自能永存已。此行修之所。以傳誥以應元者。化度之實功也。以之救世。何代不可以轉危。而爲安。以之修心。何人不可以轉凡而成聖也。是行修得其行。

修千古之道。應元成其應元萬世之法。衆生得度。一切超塵功。  
普於天下。法濟於世上。誠所謂度海之慈航。昏衢之寶炬。嬰兒  
之乳母。而凶歲之稻粱也。學子本此以爲化。悟斯而挽刼。數數  
之弭刼。之化。自有見諸當世者。是必宏此心量。納一切於一  
心。擴斯慈願。推一心於一切。三千一胞。性無爾我。魂魄之爭。得  
以永息。時和世泰。民康物阜。豈不懿歟。豈不休哉。

太歲丁丑年九月初六日

青玄老人自序於慈航濱壇

青芝老人自報效慈威勸學

太清工正缺武昌府六日

詰 敬天 崇聖  
尊親 愛衆

弟子道苦薰沐敬署

天賦我之靈故敬  
聖教我之道故崇  
親生我之身故尊  
衆輔我之需故愛

不  
可  
謂  
其  
生  
於  
世  
而  
殺  
奸  
貪  
盜  
淫  
妄  
毒

弟子尋賢薰沐恭署

天地之大德曰生故

誠殺

不忠其事辱親及嗣

故誠奸

故誠淫

魚釣鳥羅螳螂捕蟬

十目十手天鑑地臨

雀後飲彈故誠貪

念不可生故誠妄

欲傷其生好害其命

損名敗操食之者死

不可過之故誠嗜

故誠毒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故誠盜

誥原

弟子明修薰沐恭題

卷之二

三

應元寶誥

誥原

老人曰。寶誥之原本乎道。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以天地之心爲心。故仁民而愛物。堯舜言仁道義。發政施

仁。禹謨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商書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周禮大

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以本俗六安萬民。以荒政十有二聚萬

民六行之教。則由孝友及於睦姻任卹。此天德之發皇。而王道之造端也。禹稷思天下有饑溺者。猶己之飢溺。文王視民如傷。禮運云。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稽三代之盛。聖君賢相。莫不親親仁民而愛物也。魯論老子安之。少者懷之。因民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孟子七篇。論學校則明人倫。論農商則無游惰。論施仁則先熒獨。以不忍。

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聖學本於天德。而王道發乎性功也。  
故聖人與天地有同心。而爲後世之教化焉。中古以降。禮教日  
微。道德日衰。風俗愈漓。人心愈壞。上失其道。下有甚焉。民亡其  
德。邦斯危矣。貪婪之心熾。爭奪之禍見。嗚呼。叔季科學日明智。  
者果於自信。好高而騖遠。愚者囿於習俗。隨波以逐浪。物質競  
爭。生靈任其蹂躪。機械精進。人民供其犧牲。噫。天道好還。因果

響應。我不之救。胡有底止。夫止沸抽薪。非無善策。繫鈴解鈴。還在當人。天德者人之所自有。性善者民之有知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明乎明德。顧諟之要。即希聖希天之旨。慨孔孟而後。聖學失傳。墜緒茫茫。應元將啓。而新之。此寶誥之傳。爲政也。修齊以治平。發揚王道之大本。爲教也。仁民而愛物。揭穿天德之根源。爲道也。以天地之爲心。允執厥中。乃聖學之心法。爲

慈也。本饑溺之爲懷。民胞物與。即性功之哲學。云修云行。即心  
本具之理。擴而充之。祛迷雲於意地。言教言化。乃靈固有之德。  
啓而明之。揭慧日於性天。即言即理。卽理卽言。頭頭是道。重重  
開說。那管

老人舌敝唇焦。循循善誘。念念在茲。務使修者心領神會。是天  
德。是王道。是聖學。是性功。本末源流。晰發其精微之義。先後表

裏統論其奧妙之源。千言萬語。要不失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千聖一脈相傳之心法。滿篇盈帙。何莫非慈悲感應博愛清真五教同源度化之天道也。帝王得此。可以昭聖武。綏萬方。臣宰得此。可以盡厥職。安家邦。士庶得此。可以安身立命。揚名顯親。修人得此。可以出迷登清。離凡入聖。上超祖宗之靈。下蔭兒孫之身。是誥之隱顯。誠道慈之隆替所關。而乾坤之清濁所系也。故

謂是誥爲說法。則三藏經典不是過也。謂是誥爲宣教。則蘭經  
新約不是過也。謂是誥爲演道。不啻柱史說道德之經。陳長生  
久視之術。謂是誥爲講學。則是泗水抉誠明之奧。作修齊治平  
之軌。五教之淵源於以合。三代之治理於以備。道慈於以光明。  
院會因而鞏固。是以造世界之大同。而謀人類之幸福。  
老人於茲實有厚望。原此而爲天下後世誥。

人外遊賞身無伴。以共而往天不發遺辭。

聽會連山攀岡曲。是處雲深翠巒空。大調細轉人難分。半譜

音與五絃六絃飄然合。三妙參差變更翻。誰教外見來取眼。

入聽玄音出故鄉。欲將學問盡。聊教水姓猶懷之。興。竹樹輕含平

遙。殊不景聲。始知是清音。苟然不虛耳。更無能致遠。無期其坐

對。且請急管連三妙。酒樂不虛設。過閑長韻氣宜勞。調謳

天德篇

弟子覺塵薰沐敬題

天  
劍  
氣

卷之二

天德篇

第一章 明明德

老人曰。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致。以至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

人之法。以詔後世也。研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者。則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明明德爲基也。夫明德者。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妙乾元之大。萬物之所以資始。德坤元之至。萬物之所以資生。欲明明德者。詎可知天之道。天之形。天之心性乎。彼蒼蒼者天之形也。而穆穆不知天之道。天之形。天之心性乎。彼蒼蒼者天之形也。而穆穆

然其性洋洋者。天之道也。而藹藹然其心。以穆穆而運用於蒼蒼之外。故蒼蒼者不散。以藹藹而主宰於洋洋之中。故洋洋者無窮。其不散也。爲雲爲霧。爲風爲雨。凝而爲霜露。結而爲雪冰。其無窮也。春之爲生。夏之爲長。秋之爲收。冬之爲藏。晦朔遞嬗。寒暑往來。此又蒼蒼爲洋洋之化。而洋洋者體蒼蒼之中。穆穆爲藹藹之本。而藹藹者妙穆穆之元也。當混沌未闢。穆穆者固

自如也。而藹藹寓於穆穆之中。以爲蒼蒼之施。洋洋之用也。斯胎卵濕化。各遂其生。動植飛潛。各任其長。不散以無窮之運用。無窮以不散之施行。而穆穆者。不爲生長而稍損其穆穆。藹藹者。亦不因物齊而稍息其藹藹也。此天之所以爲天。生物不測。爲物不貳。至誠不息。生生不已。非明明德者。不克以知天德也。蓋人一小。

天地圓顱象天方趾法地。固有之明德。卽天賦之本體。天以仁愛之心。充塞兩大。萬物於茲而生。是四時之春也。萬物因生而長。是四時之夏也。夏必由春。正天道之亨。由夫元也。人當體此仁愛。悟乎元亨。參天地之化育。贊萬物之資生。是卽明其明德者也。然有生者不能長生。有長者不能長長。生必轉而爲死。長必轉而爲消。天道之亨。一變而爲利。四時之序。順行而至秋也。

秋也者。天道之利。卽儒聖之所謂義也。義也者。事理之宜。秋所以蓄春義。所以全仁。秋雖天地肅殺之心。正天地仁愛之本。不如是則生者將窮其生。而長者必滅其長已。故體天地仁愛之心。當明陰陽義利之理。無義不能全其仁。無利不能復其元也。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復春。天地之貞。卽四時之冬。一陽來復。陰陽相交。所謂地天泰。

者。萬物於茲發生必由剥極而後復也。冬至一陽生。則夏至一陰生。無剝不復。亦無復不剝。所謂天地否者。萬物於茲收成。而藏其仁也。此四時之所以流行。陰陽之所以參錯。天道之所以健行不息。大道之所以無始無終也。君子體此。乾乾終日。貌不妄動。必思恭。言不妄發。必思從。視不妄觸。必思明。聽不妄用。必思聰。思不妄入。必思睿。爲一己蓄天德。正是爲穆穆之參藹藹。

之贊爲蒼蒼洋洋者蓄生機也。天以一元生萬物。人以一氣合  
陰陽。生萬物者天之德也。合陰陽者人之德也。人德卽天德。天  
德亦人德。故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君子  
豈可不明其德。以明明德於天下哉。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  
諤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吾故曰。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壹是皆以明明德爲基也。夫明明德之功。以仁義爲體。

以禮智爲用。存其神。遏其慾。空其心。息其妄耳。妄息則心誠。慾  
遏則神明。明則誠已。誠則明已。自以仁居。自以義路。自以禮依。  
自以智擇。天德自爲爾所有。正氣自爲爾所存。喜怒哀樂化於  
中。恭敬仁慈流於外。得天下之大本者。有不行天下之大道者  
乎。中庸曰。天地位萬物育。明明德之功有如是耳。自自我民明畏  
古本通威

第二章 親親

老人曰。治平要道。宗宗爲首。修齊急務。親親居先。宗宗則民德。歸厚而止於至善。親親則成教於國。而功在新民。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君子賢其賢。善繼前人之志也。親其親。善述前人之事也。此宗宗親親。所以爲治平之本也。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者。是親親而新民。

以仁民也。故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焉。夫民爲國本。新民所以治國。親乃身原。親親所以明德。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宗宗者。知人也。親親者。知天也。知天。天不外人之理。知人。人莫非天之德也。陰陽動靜。天之大道也。仁義禮智。人之明德也。欲明明德。必明

天道。天不私覆。地不私載。日月不私照。是以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親親即所以新民。新民即所以親親也。明德者。道之全體。而親親提其綱領。新民致其大用。止於至善。究其歸宿也。以體用言。則有本末。以修行言。則有先後。而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則大道一貫。故曰。事有終始也。終卽是始。始卽是終。循

環無端。何以分之。既不能分。則何有本末之可言。更何有先後之爲次也。此學者當研夫分本末者。功施之序。而修行之順也。分而易知。知而易明。明其明德。在親親。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先後合一。本末一體。明德爲始。而止於至善。其終也。止於至善。其始也。一以貫之。庶其近焉。蓋親親仁民。仁民愛物。施之有序。而功之有法。非使人故爲分之也。有子曰。孝悌

爲仁之本。是孝與仁不可分也。孟子曰。以羊易牛。曰仁術。是仁與愛不可分也。孔子曰。斷樹殺獸。非孝。是孝與愛又不可分也。親親仁民。仁民愛物。其行有秩。而其道則一也。孟子所謂鄰之子與兄之子。兄之子不若己之子者。是論其情。而非言其道也。道之所以爲道。至誠而已。至誠者。一而已矣。惟天下至誠。惟能盡其性。至誠者天道也。盡性者明德也。能盡其性。以盡人之性。

新民也。盡人性則盡萬物之性。是由仁民而愛物已。盡萬物之性。則贊天地之化育。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者。是由明德新民。而究其歸根。則止於至善耳。諸子參悟於此。是明德其先。抑親親其先也。是新民其本。抑止於至善其本也。統而論之。無所先後。合而行之。又何有本末之可尋哉。此本末先後。未可固執者。大道終始。一以生天地。一以生萬物。一以爲功。卽功於

其道。一以爲行。即行於其中。所過者化。不以形求。所存者神。不以理障。修子不可不知也。夫明德親親。新民止於至善。求其所以之理。尋其究竟之源。此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吾故曰。此爲知本。由是知而知所先後。知所先後。則知本末之所以爲本末。知其眞。知其實。知其爲一貫。知其不可分。此謂知之至也。聖學由二帝三王。以至孔孟。極其一時之盛也。天

之盛也必衰。道之顯也必隱。故有秦火之殃。而所存者無非斷簡殘編。已失其本來之眞矣。天無不覆。而有闕焉。地無不載。而有陷焉。天地猶不得其全。是大道之源啓於聖學者。亦不可免。秦火之焚耳。噫。天道如是。聖人未可以逆。劫數未容或脫耳。

老人發天德之隱。揭明德之源。理固無不通。而事有所異。則後之來者。難免不譏爲故作奇論也。修行者各以智見。各以德明。

智者見之以爲智。仁者見之以爲仁。其愚昧者。執而不化。吾則不與言矣。

### 第三章 新民

老人曰。人爲萬物之靈者。惟性。性爲天地之本者。惟誠。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天道之誠。而育萬物之靈。明德也。人道之誠。而合天地之性。明明德也。天之本一而誠。人之性誠而

一。故必明其明德耳。夫天之一誠者。一以清。一以凝。一以生化。  
萬有。故誠之之道。而爲陰陽之變化焉。天德之誠一如是。人與  
天地同其性。故性誠可以一之。一則明。明其明德。可以合天。合  
於體。而後宏於用。是必知其體。而後致其用也。此明明德之旨。  
合天之道。而爲至誠。誠一者也。天之德生之者仁也。尅之者義  
也。制之者禮也。化之者智也。仁義禮智。是天一誠之用。人體天

地以知用。知用而固其體。是明德爲體。而明其明德以致其用也。致其用而固其體。則體於仁者。人可得而仁。體於義者。人可得而義。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莫不知敬其兄。親親者仁之始。禮之原也。敬長者義之本。智之端也。故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仁之端。羞惡義之端。辭讓禮之端。是非智之端。

人自有生以來。秉於至善。故其先天之性。明而誠。誠而一。及入於後天。則有氣質之拘。物欲之蔽。拘蔽其眞而僞見。拘蔽其實而虛尚。此明德爲人所固有。而必明其明德以返其本來者。無非除其氣質之拘。屏其物欲之私耳。吾故曰。明德本體無所謂先後。欲致其用。以復其本眞。則必以次而進。循道而守。斯可得其本而守其原耳。蓋明德之首要者。親親爲大。故堯典有曰。克

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  
民於變時雍。是明明德必親親。由親親而及於九族。由九族而  
至於百姓國家天下。一己之德明。而後可以充其一己之德。而  
德於其家。充其一家之德。而及於九族。由九族之德。推而及於  
國家天下。此爲一貫之體。分而致其用。則首以親親之要。次而  
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也。論道之本體。明德之主宰。一誠而已。而

功用推其所知以知人。明其所明而明世。則必以功之次。而有  
秩之弗亂。序之不紊者耳。是以新民之旨。必以親親始。而親親  
以明明德爲首。知其始可以悟其終。明其終可以復其始。始而  
終。終而始。體無終始。而後天之修。則不能不分而易知。別而易  
覺。故必一已先新。而後有以新民也。明德功夫。親親之要。已述  
之於前章。而親親以爲新民之大用者。以明德功用之極。而致

新於民。君子所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其知後知。覺後  
覺之功用。則修身之始。誠意正心。而必先致知。格物。格致明其  
本能。斯可達其實於意誠。意誠而心正。心正而身克修也。孔子  
謂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  
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此本於五行。而化五常。五常而敬用  
五事者。亦孔子推極其用之實耳。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

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恭作肅。言曰從。從作乂。視曰明。明作哲。  
聽曰聰。聰作謀。思曰睿。睿作聖。九思五事。無非修身以復其初。  
明德而歸其本耳。復初歸本。是道之先天以爲眞如之照也。而  
人以後天之修。必以後天之實。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乃  
爲功也。虛靈不昧。而誠一。卽在是已。誠而一之。一而誠之。而後  
其爲聖也。惟能聰明睿智。全其德而合於天。契於道。上可以化

下君可以臨民也。此新民之本。修於至聖。聰則聞。聞無所不辨。其聲明則見。見無所不觀。其形睿則通。通無所不用其幾。智則思。思無所不洞。其微是聰明睿智而可以有臨者。其全體也。由體以致用。必分其德而爲德。故寬裕溫柔爲功。足以有容也。寬則廣。廣則納。其博裕則如。如則預其事。溫則和。和則厚其生。柔則順。順則從其意。此度量宏大爲仁之德。足以育物而有容也。

能臨而有容。容則失於寬。難免弗義。以義之德制其事。必發強剛毅。有所執以善其後也。發則奮。奮則定其志。強則力。力則達其的。剛則直。直則底其成。毅則守。守則持其堅。是操守堅固。爲義之德。足以制事而有執也。有執又不可無禮。以爲中正。故以齋莊中正繼之。乃爲禮之德也。齋則純一而不二。莊則端嚴而不苟。中則立無偏倚。正則公無私邪。此禮之德。恪恭慎謹。足以

蒞民而有敬也。所有臨而容而執而敬。而不可以不別。是文理密察爲智之德。而竟其功用之至也。文以載道而有章理。以知天而不紊。密以詳切而不漏。察以洞悉而無惑。此精明識見。辨類而足以有別也。夫如是。道備於身。心合於德。萬物與我同一體。天地與我爲一心。溥博所以如天。淵泉所以如淵也。功之於世。世得其利。德之於民。民獲其惠。是以其容之見。而民德之莫

不欽敬。其行之宣。而民德之莫不信守。其言之發。而民德之莫  
不則從。功候行之於世。明德新之於民。故其民遠之則有望。近  
之則不厭。新民之功如是。卽明德之極。君子所以無所不用其  
極也。新民功用治平要義。旣不外是。故古之新民。而先自新也。  
湯之盤銘。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曰新。此自新之德。而新其德於  
百姓也。康誥曰。作新民。除其舊染。作其新德。是明德自上而臨

下。自明而明昧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新民之不變緣。於聖德之日新也。研夫新民之功。首以自新爲本。自新而後新。於民。非明其明德。不克以明其體而致其用也。明明德以親親。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一貫功用。親親爲始。故新民之始。即在親親也。所爲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孝悌爲人之本。能親親則無不仁。無不義。無不禮。無不智。自能中道而新民。而止於仁義禮智。

之治當處也。新民之旨其在是歟。

第四章 止至善

老人曰。善爲本體。至乃行用。止是行用之極。本體之至。止於其所當止之道也。故善即明德。至即新民。而止於至善者。則爲明德新民之歸宿也。譬如日月之有光。爲其本體之善。卽日月之德也。日月之德。卽爲明德。明德之光而有照。是則至善也。然日

月有時而爲雲遮霧蔽。不得昭昭其光明。而有以障之。原其爲障。蔽生於外。暈不在中。本體光明。依然故我。一旦撥雲霧以見青天。揭障蔽而復光明。則光復其本體。是卽明明德。亦卽止於至善也。夫孩提之童。知愛厥親。是生具之善德也。及其長。知敬厥兄。是明德之至也。而氣稟拘於生初。物欲蔽於生後。則有時而昏。弗孝弗悌。然其本體之明。有未嘗息。孝悌爲人之本。非由

於外鑠我也。我之固有。新以明之。卽明明德。知此明德而止之。  
卽止於至善也。蓋人生於大地之博。不得獨其生。而必有以相  
資者。是離乎羣則不得其生已。生不能離於羣。而居於羣之中。  
必有所接。必有所觸。必有相與之道也。此天之一陰一陽。而化  
五行。由五行之變而爲五常五倫也。五常者。卽人之相處於其  
間。而發生之關係也。其發生之關係爲何。曰父子。曰君臣。曰夫

婦曰昆弟曰朋友此五倫之相生相化而必有以主於其間者故父子主於親君臣主於義夫婦主於別昆弟主於序朋友主於信此主爲五倫之大本卽五常之大經也五常者仁義禮智信也於五倫之間而行五常之事則必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朋朋友友而各盡其道之正焉道能正其心身則行無不正能正其行自能善處於五倫之間也惟物欲既

蔽于後天。而氣稟又拘於先天。先後既有所遷於其性。則性善者。亦可至於惡。性良者。亦能遷於僞也。故必以五常之正。而正於五倫之中。知其所當止之地。自能各盡其所宜也。故曰爲人父。止於慈。爲人子。止於孝。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夫。止於倡。爲人婦。止於從。爲人兄。止於友。爲人弟。止於悌。爲朋友之間。止於信也。如是而止。是爲止於至善。自然明其明德也。

能明其明德。自無不日新。而除其一切之舊染也。由己而及於家。由家而推之於國與天下。是自新新民。民德常新。而各除其舊染之習也。學者研夫止於至善之道。其爲功候之始耶。抑爲修養之終也。大道一貫。本無終始。而功候之次第。則有本末終始。知其所先。而先其本始。明其所後。而後其末終也。蓋先天終即是始。始即是終。始終如一。無以爲分。洎及後天。成爲功序。則

分爲本末終始焉。明明德是新民始。而所以新民者在先親親。是親親又爲新民之本已。親親新民一體。在止於至善。止於至善。其終始之道。與明明德有相互爲功之徵也。明明德功在親親。親親爲本。則新民其末也。先其所近。後其所遠。厚其所親。薄其所疏。此終始本末。先後之功用。可以次第明之也。惟道修在明善。以止於至。必知其至。而後可以止於正當治適處也。至於明善。以止於至。必知其至。而後可以止於正當治適處也。至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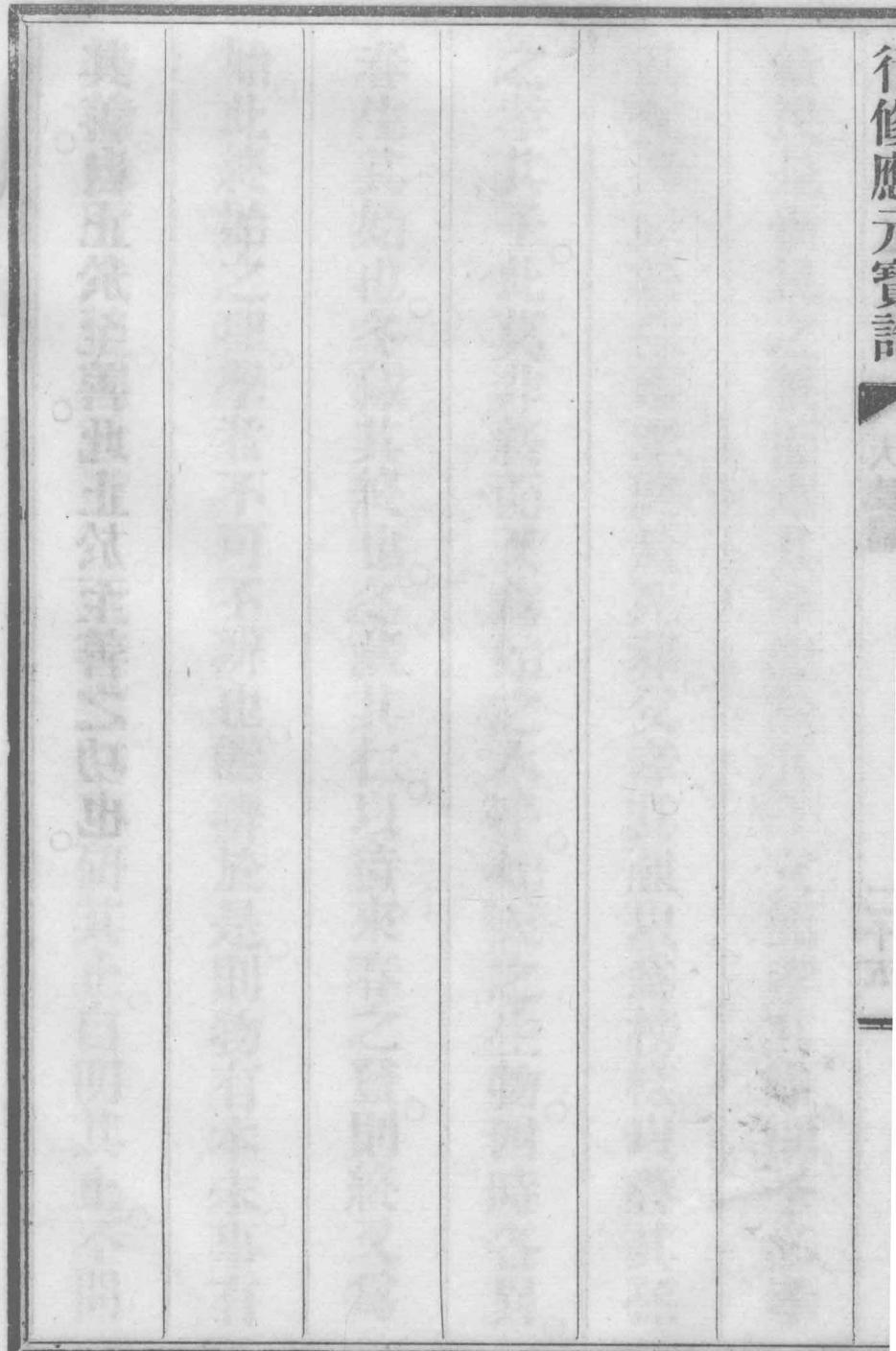
格物致知。以至誠意正心修身。是亦先格物之理。而致其知。則識不爲惑。理不爲障。知無不明。則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已。定必曰有。則有爲其本。四能其用也。知止有定。定其志之所向。內念不興。外惑弗搖。則心靜如止水。平平坦坦。天理自有圓滿活潑處也。如是心靜。當然安其所在。安其所在。則隨遇無不安。天任我翔其空。地任

我躍其陸。久之觸處生機。靜觀自得。與天地同其智。則不慮而  
慮。慮亦非慮。而慮於不可知者。是則得其所止已。以知止而有  
定。因定而靜。安慮得。復止於至善。是始者卽爲終之原。而終  
者卽爲始之本也。悟乎孝親止於至善。揚名聲。顯父母。此孝之  
始也。而愛其親者。不侮於人。敬其親者。不慢於人。愛敬盡事之  
道。而愛人敬人。莫非新民之本歟。其功在孝親之始。而用極於

新民。是新民之終。而返其孝思於其子。父能孝其祖。則子必孝其父。孝始於生事。孝終於死葬。父孝其祖。以爲榜樣。以啓其孫之孝其子。此莫非終而又爲始之本乎。如天之生物。四時各異。春生其始也。冬藏其終也。冬藏其仁。以待來春之發。則終又爲始。此終始之理。學者不可不辨也。能辨於是。則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已。近於道。則不研其止。自明其止。不問。

其善。自止於至善。此止於至善之功也。

行修應刀寶詩



王道篇

弟子悟靜薰沐敬題

行傳應元寶語

王道濟

王道篇

第一章 格致

老人曰。宇宙卽吾心之真宰。吾心卽宇宙之原則。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健行此真宰也。萬物之所以爲萬物者。順從此原則也。人列三才以建極。全五行而參贊化育。順此原則之理。本此真宰之宗也。故卽天卽人。卽人卽天。天有此真宰理也。人有此

原則亦理也。理之爲物。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先天地而有此理。在闢陰陽而有此理存。人爲萬物之靈。其靈惟心。心爲萬法之全。其全惟理。故理爲天地之原則。天地變化而成世界。則又爲世界之原則已。人生於世界。一切政治法律經濟道德。無不以理爲原則。理之所在。卽道是也。道原出於天。而率由於人。人以心窮至事物之理。以推極吾之知識。則理無不明。知無不盡。此

爲王道之本也。王道云者。治國平天下也。而國之本在人。故民爲邦本也。王道必本於天德。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推此理以上合於天。下契於地。旁及於天下。則萬事萬化。萬有萬物。莫不任其眞宰之原則。而各遂其生。各任其化已。吾故謂治平之道原於心。心理明則事物當。所以格物致知。爲全體之大用也。吾心具足。吾性覺照。心明則性見。無時不合。

德於天。即無在而不格致也。物理不外於我心。外心而求物。則物無關於心。遺物而求心。吾心又爲何物也。此格物致知以窮其理者。窮之於過去。窮之於現在。窮之於未來。窮其生生化化之理而不悖。是天理既明。人理卽知。人理已知。則天理無不通已。蒼蒼者上而爲清明。茫茫者下而爲博厚。清明我之清明。博厚我之博厚。蒼蒼者知其爲蒼蒼。而不可不知其爲我之蒼蒼。

也。茫茫者知其爲茫茫而不可不知其爲我之茫茫也。天地之變化。卽我之變化。萬物之消長。卽我之消長。體物而不遺。卽理之具足也。此之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同其光。與四時同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生而聖者也。孔子答季康之間。本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何以有螽。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再見。失閏也。此非知天而明四序乎。其穿井而獲

狗。子曰吾聞之羊也。木石之怪夔螭。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  
犧羊。此非察地而格物乎。魯司鐸災及宗廟。子曰及之者其桓  
僖乎。此非覺於因之果。而窮於人之理乎。獲麟。子曰麟之至爲  
明王也。非其時而見害。麟也胡爲乎來哉。麟也胡爲乎來哉。此  
非得道之眞。而知世之不可化也哉。學者研夫先知人之所不  
知。先覺世之所不覺。爲其功之自修耶。抑其生所自知也。生而

知之爲聖。故其窮理格物致知。有非人所能及者。然學而知之。因而知之。成功則一。此其爲功。必知而後已。必明而後休焉。古聖人之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如是而化洽於天下。德佈於宇宙。又何莫非即心卽理。卽其所固有。而全其天之所賦於我者。非由於外鑠我。是我

性之自足。我心之自理也。至於後天有形色之惑。則理或有所未明。有物欲之擾。則心或有所未澄也。默坐澄心。是先哲教人以窮理之功。良有以也。夫默坐澄心者。不待於坐。無在而非坐。無意於澄。無在而不澄也。不習不慮。無時而不在慮之中。是其心之有定。定而能靜。靜而能安。安而能慮。慮而能得。此莫非得於心之一者乎。天地人三之者形也。人地天一之者性也。性之

所居府於心。心之所明靈其性。心之所以爲清虛之府。知可以具衆理。明可以應萬事。天地皆備於我。萬物皆育於心。是心之主宰。莫非主宰於宇宙乎。心之原則。莫非原則於萬有乎。此心體之本能。不待格而後明。致而後知者。即所謂良知也。陽明倡致良知。則良能亦在斯已。良知良能。生有自來。老氏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復歸於嬰兒者。此即有生之初。心無不明。性無

不靈也。惟後天知識日開。事務日雜。時有以障其明德。昧其靈性。今欲復其靈明。必虛極而靜篤。無思無爲。始有感而遂通之妙。學子當悟於斯。心領神會。本其爲心之用。一發爲事之中節。初步功夫。所以不能不研心之體。心之用耳。心之體。其理無別也。而其心之用於事物者。則有公私正邪之判。然廓然而大公者。不假外求。是公心。是正心。倘爲物欲之擾。陷溺其心。則爲私者。

心爲邪心也。公正私邪。分於用而不分於體。不分於體。是人之初無善亦無惡。無是亦無非也。其有則後天。其無卽先天。修以先天是修。行以先天是行。以後天格致窮理功夫。返乎先天之盡性知命。其爲格致之要乎。

## 第二章 誠正

老人曰。意必先誠。其心乃正。心正則意亦從之。是心爲意志之

本而意志是心之用也。心體本無。故曰性靈。意有所向。故曰意志。意志者。有所爲而爲。有所發而發也。人能於心之所發。戒自欺。求自慊。知善之當爲必爲之。知惡之當去必去之。誠心實踐。毫無虛僞。久之則愧怍不生。有快然自足之趣。此慎獨之學。所以爲明明德之基。亦卽爲平天下之本也。故誠意爲善惡之分途。實天德之首要。正心爲危微之分判。實王道之大原。惟心之

在先天者。理本純粹。其德本明。而在後天者。氣質既雜。私欲牽引。不得其正而至於偏。是以有人心道心之分已。夫心豈有二。亦先後別其體用耳。靈性之心。心明誠也。知識之心。心私欲也。私欲與明誠。分道揚鑣。故天人有別。而聖凡異路焉。天理存性。人欲存欲。理存則人欲淨。欲存則天理亡。聖人以天地之心爲心。則其心靈性所居也。庸人以識欲之心是尙。則其心屬於冥。

穎也。見色而好焉。聞聲而悅焉。世之屬於形色者。凡血氣之類。莫不相染成習。相習成俗。同流合污。而不知其心之本賦於天。非情欲之體也。聖人知天理之在人心。其生機蓋未嘗稍息。而七情所發。不能無偏。以氣質之心。牽擾其虛明之性。則意之所發爲妄發。心之所動爲妄動已。是故喜怒哀樂之恒情。見之於倫常日用之恒事。必盡美盡善。然後能作天地之綱維。否則一

舉一動之偏。一言一行之僞。卽爲反道悖德。迷失性眞。凡民有此。足以害其一身一家。君相有此。近之禍其一國。遠之禍及天下後世。故誠意之在人。爲最緊要之關頭也。太極未開以前。無所謂天地日月山河萬物也。人身未生以前。亦無所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太極一動。而生天地。生萬物。於是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胎卵濕化。金石草木。雜然而興。紛然而起。而至清。

至靜之太極。化爲至變至幻之人世已。聖人知人之先天。本極誠一。而在後天。發而爲七情。放而爲六欲。善善惡惡。是是非非。而氣質之剛柔。習俗之高下。又萬有不齊。於是至誠至一之天眞鑿。而爲至繁至雜之事物。而興衰治亂。即由於人心之邪正。覺迷。故教之以慎獨。告之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嚴。在於戒慎恐懼。戒慎於其隱。則見者不至。或非。恐懼於其微。則顯者不

至大過。由後天之知識。返乎先天之純一。則未發者得其中。已  
發者得其和。萬理匯於一心。萬善歸於一本。無一念之不誠。自  
無一事之或僞。達而在上。發皇其禮樂兵農之事業。其言足以  
興邦。窮而在下。慎守其詩書禮義之教化。其行足以成俗。內聖  
而後有外王。王道必本於天德。要其樞機在乎正心。而其扼要  
則在誠意。人果誠意正心。治國平天下之道在是已。

第三章 修齊

老人曰。物格知致。所以通天下之理也。理通於天下。則千萬人之心。卽一己之心也。意誠心正。所以遏一己之欲也。欲遏於一己。則一己之心。卽千萬人之心也。物物各有一理。一理通則萬理融。不待物物以格之。而知自無不致也。人人各有一心。己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不必人人而正之。而意自無不誠也。好生

惡死。人有同心。物有同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反求之道。以一  
己而推之於人物。人之所好。己亦好之。人之所惡。己亦惡之。此  
忠恕之大道。亦卽修身之大道也。富貴人之同欲。素富貴行乎  
富貴。必以己之富貴而富貴於天下。貧賤人之同惡。素貧賤行乎  
貧賤。不以己之不欲而加之於人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  
而達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君相絜矩之道。

所以得人者昌也。君子欲修其身。先正其心。心既正。則身應已。  
修己。然正於獨處者。未必能正於接人。正於默坐者。未必能正  
於臨事。於接人臨事時。自以爲心正。不知事物乘於外。好惡卽  
奪於中心。不覺已陷於偏。則身之修已有私憾。卽如一家之內。  
不能皆賢。亦不能皆不肖者。勢也。於其賢者好之。並其不賢之  
處。而亦好之。則失於偏愛之過寬。好而不知其惡已。於其不肖

者惡之。並其非不肖之處而亦惡之。則失於責備之過嚴。惡而不知其美已。或失之太容忍。或失之太分明。父母恐賊恩。不肯責其非。子弟畏傷情。不敢諫其失。則在己以爲好所當好。家人不服其善。善之公。以爲惡所當惡。家人不以爲惡。惡之明。及至家之不齊。猶以爲我身已修。我心已正。而不知是非顛倒。已失乎人情之正已。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必也於其所親愛。

禮義以制之。勿令姑息優容。而偏於親愛。於其所賤惡。寬恕以教之。時時畧短取長。而不偏於賤惡。於尊長之應畏敬者。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勿阿順以失畏敬之眞。於孤弱之宜哀矜者。恤其貧苦。別其功過。勿長惡以失哀矜之本。至於子孫奴僕。自難終日相對。以禮貌而不免於傲惰。然人雖卑微。亦必令其情能上達。而不可過於傲惰。一概置之也。故爲人父者。責予以孝。然

必反求諸己之所以事父者。是否盡於孝道。己盡於孝。則不求其子之孝。而無不孝者也。爲人君者。責臣以忠。然必反求諸己之所以使臣者。是否盡於仁恩。己盡於仁。則不求其臣之忠。而無不忠者也。兄責其弟之恭。然必反求諸己之所以待弟者。是否盡於友愛。己盡於友。則不求其弟之恭。而無不恭者也。朋友之間。責人以信。然必反求諸己之所施於友者。是否能信。能盡。

信於朋友。則朋友未有不我信者也。故修身必反求諸己。己身能正。而後正其家人。正家人。則一家之人和樂。而各修其身。各修其身。而家自能齊其不齊。以至於齊已。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家庭敍天倫之樂。兄弟歌棠棣之篇。齊家之道。莫非由於修身之效乎。

第四章 治平

老人曰。至矣哉先王之道。大矣哉聖人之德。建極而垂治。教世以新民。無爲而民治。無能名而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由道之軌。順帝之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擊壤而歌。鼓腹而舞。不言道化。而世熙熙皞皞。不尚法治。而民雍雍穆穆。先王聖人之治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民同其心。己盡其性。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新天下之視聽。一天下之心志。先有

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所同願。勿私一己。道本諸身。推而及於家。則家齊。以成教於國。則國治。一家之中。賢否不一。嗜好各殊。焉得人人而齊之。一國之中。風俗異宜。人情殊俗。焉得事事而治之。不知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治國之道多端。其要道不外於孝悌慈。以其人心之所同然也。故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悌。上恤孤

而民不悖。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孝悌慈三者。皆一家之事。推之於國。而國治。推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蓋國與天下。人各有家。家各安其孝悌慈。又焉有不治與平者哉。夫一身之所處。有上下前後左右之弗同也。弗同於所處。而必同於其心者。同於心之好惡也。所惡於上之使我。則當度此使下之心。勿以所惡於上。使下所惡於下之事我。則當

度此事上之心。勿以所惡於下者事上。前後左右。身處其間。我之惡人。亦猶人之惡我。必各得其平。施諸人者無不平。自然施諸己者無不欲。此絜矩之道。恕道也。君子行此恕道。則必本一誠以行之。未可以粉飾。苟且爲也。天下國家之地。廣已大已。其人民衆已雜已。剛柔之風氣不同。文野之俗尚亦異。惟此天理之在人心。形而見之於好惡者。則無不合。若符節焉。聖人以仁。

讓治國。而人民不免出於暴爭。是非之興。其因於財者爲最切。  
仁者以財發身。財散則身安。不仁者以身發財。財聚則身危。君  
子以德爲本。以財爲末。平天下者。非無財之患。而無德之難也。  
天下所爭在財。不能平天下之爭心。而復與天下爭利。是導民  
以爭。施民以奪也。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竭  
民之財。絕利之源。此悖入悖出之危道也。平天下者。欲藏其富。

於民。卽有興民生財之道。天地之財無盡。必使士農工商各盡其用。則生之者衆已。國家之用財有節。必使宮府職司各得其宜。則食之者寡已。失天時。毋違地利。則生之者疾。上守禮度。下不侈靡。則用之者舒。務本而節用。實經國之遠圖。治國平天下之要在。人人心得其平。聖人以至德凝至道。不使有毫髮之私。一時之蔽。以實心行實政。由己而推之家國天下。吾故曰一。

誠而已。

趙書

行草體

聖學篇

弟子道桓薰沐恭題

行修應元寶詩

御書學成

卷之三

聖學篇

第一章 執中

老人曰。精一執中。堯舜禹相傳之心法也。建中立極。湯文武相傳之心法也。曰精曰一。曰皇曰極。名雖殊而其理則一也。蓋聖聖相傳。執其兩端。用其中而已矣。夫二帝三王之治。本諸道。二帝三王之道。本諸心。二帝三王之心。無非妙其用而執其中也。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此命禹。是堯舜禹相傳之道。執中而已。堯舜禹者。天下之大聖也。禪位讓國。以傳天下。天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授受之間。丁寧誥誠。不過如是。則知天下之理。陰陽之道。豈有加於是者哉。夫執者。擇善而固執之也。中者。無過無不及也。天下事物。未有不相對待而相成者。然相成適。

以相反。故有陰即有陽。有善即有惡。有高即有下。有大即有小。  
有深即有淺。有遐即有邇也。考之於書。書有執中之辨。而發明  
中之所以爲中也。書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蓋中之  
所以爲中。卽以此端可以引物而申之也。夫高之積在下。有下  
然後有高。故曰。后非衆罔與守邦。知其高也。然欲固其高者。必  
固其下。故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下以資高。高而顧下。是升高

者必起於下。下即所以成其高。故曰慎厥終。圖其始。慎終圖始。行遠之由近也。故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高下之相成也。由近則可以至遠。故曰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始終相成。故曰一曰二日。萬幾無曠也。高下相通。故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也。遐邇相資。故曰無忘無荒。四夷來王也。始也終也。高也下也。遐也邇也。無非中也。夫中無對待。今有對待而謂之中者。聖學所執之中。

也。無時非中。無地非中。未可以迹象求之者也。故曰惟精。又曰  
惟一。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此言慮之精於中也。又曰惟狂  
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是言念之精於中也。又曰惟天聰明。  
惟聖時憲。是言時之精於中也。動於善者惟慮。能克念者惟聖。  
能憲天者惟時。是知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則無在而不精其一。無往而不得其中也。學子研夫中之爲中。

天地如圓球。究東爲之中。抑西爲之中歟。南爲之中。抑北爲之中歟。東西南北各非其中。四維上下。又安得其中也。無其中。何以執其中。是中之所以爲中者。無在而不中。無時而不中。無往而不中。未可以上下四旁限也。精於一而得中。則東西爲中。南北亦爲中。四維上下莫不皆中已。要在修者自爲體驗。而究其所以中之理。是則中在於理。而理在於中。寬綽似緩。然寬而能

栗也。柔順近弱。然柔而能立也。愿慤無文。然愿而能恭也。亂世  
多治。然亂而能敬也。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此  
臯陶之行道九。而一其功則中也。此舜之大智。執兩端而用其  
中於民也。故用中於其事。事無大小而皆中理。用中於其物。物  
無巨細而各得當矣。蓋天下事理。有其上不必有其下。有其下  
不必有其上。上下相協。而成其德。是謂之中。明此兩執。是即執

中之道也。

第二章 中和

老人曰。中者靜也。和者動也。知其靜所以存。知其動所以節。存則天理不昧。天理不昧而後大本立已。節則人欲不肆。人欲不肆而後達道行已。然天理所以存而不昧者。約之以戒懼之功。也。人欲所以節而不肆者。精之以謹獨之學也。戒懼之功未發

之中。靜也。謹獨之學。已發之和動也。約以爲戒懼之功者。自覩聞以至於不覩不聞。無稍偏倚。不偏不倚。則極其中。極其中所以大本立而日益固已。精以謹獨之學者。自隱微以至於應事接物。無或差謬。不差不謬。則極其和。極其和所以達道行而日益廣矣。夫吾心之中和。原本自足。與天地無所差異。其性本生於心。心本於道。而道之大原出於天。故人心同於天心。而心之

中和。卽天地萬物之中和也。誠如是。則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天地之心正。則天地位焉。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天地之氣順。則萬物育焉。此致中和。天地所以位。萬物所以育者。中由我致其中。和由我致其和。是中無不和。和無不中。一而二。二而一。心之作用。性之功能。人所獨得於天者厚。故其高明也。可參於天。其博厚也。可贊於地。其悠久無疆也。可以縱橫於宇。

宇宙人物之事功焉。如是而論人之所以爲人者。無不仁。是仁則中。仁則和。仁則同於天地之先。有物混成。而建其極也。是仁而人。人而仁。亦一而二。二而一也。古無所分。人無不仁。中古以降。人失其仁。則道離已。道離於人。人不知道之所以爲道也。人既不知道爲何物。又安得而知中。更安得而知和也。不知中之爲中。何以致和。而爲和。莫致其中。和未發即不中。發而焉能中節。

也。此中和所以爲世告爲人勉者。世人失其道。而逐流忘返。更不知人生本具之心。無不中和也。有聖人作。首傳執中。次演中和。是中和卽所以執中。而守而行之也。學子研討中和爲功。當先悟執中之理。悟執中之理。必先尋中之所在也。中之在人爲心爲性。中之在事而發於行者。則有不同其性。而大異其用者也。節儉中也。節儉太過。則吝嗇已。其不及者。又流於奢侈。勇壯也。

中也。勇壯太過則強暴已。其不及者。又流於懦弱。溫良中也。溫良太過。則卑汚已。其不及者。又流於傲慢。敏達中也。敏達太過。則輕佻已。其不及者。又流於嚴厲。如是以證。則知中之所以爲中。必舍已。其不及者。又流於嚴厲。如是以證。則知中之所以爲中。必舍其兩端而用其中。斯得中之旨耳。吾道化世。首重中和。是中之爲和。而必先致其極。中者性無不中。而發未及於和者。修道未

至也。修道未至其功。則必求於道之理。而後明於中。則幾於和。已。此中庸爲入道之門者。中庸之常。近以及遠。邇而達遐。自其卑。即能至其高。能中。卽能和。能和於事。事無不中節。雖發之於心。而不擾於心。雖見之於事。而不勞於身。是則身心兩泰。性自光明。而無時不中於其本。而本於其道已。道有所本。而後心之所安。無往不泰。身之所在。無時不寧。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是能定其心者。心與道合也。心與道合。未發中已發和。雖不言中和。然亦無時不中不和已。此心之所在。性實主之。性之所主。天實契之。天之所契。道實合之。道合天合。性無不合。則天地之性盡。萬物之性盡。性盡於一切。而一切莫不致中和已。時至今日。道其不行也。不中庸之所致耳。所以不中庸者。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君子守之。小人失之。守之

而時中失之而無忌憚已。此中庸難能。天下國家可均。白亦可蹈。而中庸不可能者。實因道之不存。是以難能耳。道之不存。又何怪其難能也。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故吾傳誥而普度之。以大道之公。而發明中庸之理。其庶幾中庸卽中和已。惟是中和之功。存養於靜。靜而后得。省察於動。動而后節。是存而靜。靜而時中。察而動。動而幾。和功候有莫之致而致。莫之知而知者。此莫

非知天知人。而知於其心性之本諸天者乎。中和之功如斯。修子其參研可耳。

### 第 三 章 仁義

老人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禮者履也。智者知也。合而言之道也。分而言之德也。道無不包。其爲德則散爲萬殊也。萬殊終歸於一本。是信也。由於仁。智也。由於仁。禮也。由於仁。義也。由於仁。

仁而爲人。故天地人爲三才。人地天合一體。天卽是人之體。人  
卽是天之用。故人之爲德也。上體於天。天無不愛。下體於地。地  
無不生。生生化化。仁愛之至。卽道之全體大用也。是故求諸所  
以爲仁者。必須先知天。而知天者。又必求之於人之所以爲人。  
人者仁在其中。性實主之。仁在其內。心實具之也。性之所主。主  
於仁。心之所具。具於仁。是仁而爲天地之德。人不可以不仁也。

今爲各各詳研仁之所以爲仁。而後自知於義已。蓋仁闡明於孔子。春秋之際。戰爭殺伐。殘暴已極。故以仁爲世之針砭。後之論仁者多矣。莊周曰。愛人利物之謂仁。鄭玄曰。仁者愛人以及物。韓愈曰。博愛之謂仁。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綜以上諸子所論。則知仁之所謂仁者。無非愛而已矣。然愛於世。則世必有以宜之者。愛於人人。則物

亦必有以全之者。是愛未可務於博。而無所分也。愛無所分。故義以制其宜。而不使愛流於無差等。戰國孟子。因仁之不能制其宜也。而必斥其反乎中道。以大明仁之所以爲仁。當以義而應乎時之宜。所以救時之弊也。彼時墨子楊子。莫不各競其說。而爲世化。然墨曰。視人如己。兼愛之道。其道似仁而非仁也。楊子爲我。一毛不取與於人。其道似義而非義也。似是而非。無以

明於當世。則仁義不知其爲何物也。故孟子倡言仁義。以救世  
匡時也。夫仁義之稱。不始於孟子。然大聲疾呼。欲以學說匡救  
一時者。則實始於孟子。孟子見梁惠王。王曰。何以利吾國。孟子  
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孟子開宗明義第一章。  
而首論義利之辨也。蓋先利而後義。則上下交爭利。不奪不厭。  
而國危。先義而後利。則利亦在其中已。由是而證義利。義其本。

而利其末。德其先。而財其後也。德財義利爲世之所同趨。而好惡有不同。則君子小人分已。君子小人分。則其體用本末可以明。人必先本後末。則本立道生。道者天地之理。在天曰誠。在人曰仁。天之誠。卽人之仁。人而能仁。可以與言誠已。知誠而守之。守而明之。誠於終始。則誠之爲用。無所不盡其功用之極致也。孔子所謂吾道一以貫之。一即仁耳。仁者能一。故能好人。能惡

人能知人而無不盡其所以爲仁之道。孔門三千弟子皆欲求仁。仲弓冉求子路公西華孔門之高弟也。孔子皆不以仁許之。以顏回之才亦僅許以三月不違仁可知仁之難能也。孔子尙不敢以仁自居。況其他哉。夫仁者天之德地之利可以擬之而在人則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其萬一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天之無言而仁也。人之誠不足以達天敬不足以

契神靈。性不足以配上帝。故其爲仁也。亦不過仁之一體。而非  
仁之全體也。就孔門問仁。所答之各異。則可知仁以人異。仁亦  
以時差。仁亦以根器道德殊也。而就其最要。制於宜。應於機。而  
合於修子者。言之。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此克己復禮而爲仁者。能仁。則義自在其中已。又曰恭寬信敏  
惠。五者爲仁也。蓋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

惠則足以使人。此爲仁之體用者。以是而築其基。則仁而得之。於恭無不敬。仁而得之於寬無不容。仁而得之於敏無不達。仁而得之於惠無不濟。是天地之大德曰生。人與天地同其德者。仁也。仁能合而全乎體。分而致其用。斯爲仁之全德。則無不義。無不禮。無不智。無不中道已。

第四章 忠恕

老人曰。忠乃立身敦品之大本。恕是社會倫理之達道。宋儒以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此以字義解之也。蓋忠恕者。仁之變名耳。即恕之所以爲恕。亦不過忠而已矣。忠恕爲一貫之道者。忠則無不仁。仁則當必忠也。是忠者。無非盡己心之誠。誠之既盡。誠之外。固無餘已。然忠在於己。必先知己之不忠。乃可以符其忠之實。人爲四大假合。性靈藏於心。而後形體分焉。形體既分。則

所屬於性靈之心者。必有所忠。乃可各盡其道。身有正邪。則不得忠於其心。心無正邪也。行有誠僞。則不得忠於其心。心無誠亦無僞也。言動視聽。有過有不及。心無過無不及。是過與不及者。不得忠於其心也。此言忠之本體。而非應於事者。用於事。必求事之所以爲忠。孔子曰。言思忠。蓋人與世交際之道。莫不先有言。言無不誠。推而及於事。則無不忠於其事。忠於言。忠於事。

卽誠於心也。忠應事而分施。分施而立名。故有忠恕。忠信。忠愛。  
忠義。忠烈。忠勇。等等之稱。究其實。探其本。莫不由忠之本源。發  
而各達其名實也。如是則知忠之爲用。道德體之人類賴之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恭  
敬以持己。而忠以待人。則無不應事理之當然。忠盡於己。又必  
明乎自全之道。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

辱焉。此忠之當盡。有時可止則止之。是忠之中。又有義焉。此忠之盡於身。盡於友者耳。其盡於君。盡於國者。則必盡其忠而後已。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忠於君國。而必求其盡心。以成仁達忠也。學子研悟忠恕之道。一以貫之。究何以知之也。曾子親傳其道。常以之自省。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由是可悟。

曾子之得於忠恕。故語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忠恕一貫之道。修身之道也。推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卽季康子之間。可以知已。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孝於親慈於衆。未有不忠於己者。忠於己而爲政。先之以孝慈。民自無不忠。無不孝。無不慈。治國平天下。忠恕之道也。所以中庸引孔子之言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

己而不怨。亦勿施於人。蓋忠以盡己。恕以待人。以己之心。度人  
之心。人己兩盡。則倫理之道。社會之交。莫不兼盡。吾故曰。忠恕  
之道。天德之本。王道之基。而聖學之所以傳也。



性功篇

弟子慧晃薰沐恭題

行信函元寶

上  
古  
文  
獻

卷之三

性功篇

第一章 存養

老人曰。性本靈生。靈本炁成。炁成於道。先天地而存。闢陰陽而在。故其爲化也。生無不成。其爲度也。滅無不在。生生化化。天地無窮。而必有以成之者。性也。有成而必有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繼之者善。是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修此而近。養此而生。生生化性。繼之者善。是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修此而近。養此而生。生生化

不測不息。以運於無窮。是無窮其不息也。莫不任其自然之功。  
而運其當然之候。天不言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生長收藏。則  
知其爲生也。生必有滅。其爲長也。長必有化。是其生化爲減度  
之本。而減度又爲生化之基也。蓋生生化化。一陰一陽之變。有  
不測之功耳。陰陽變遷。因氣而行。行無不遍。故上而清之下。而  
濁之中。而有清有濁。有清有濁。則必有正。有邪。有公。有私。有理。

有欲。有義。有利也。世變紛紜。道因而大化。其運行於周天者。任其數轉。善者長存。惡者易滅。然亦有時。善者不祥。而惡者安享。是則理之無盡者。本於情。情緣於欲。欲根於因。因果果。三生三世。則有不得以一世概者。此理之於道。必明其究竟眞諦。乃能悟乎過去。證乎未來。而大知於現在也。現在者。過去之果。未來之因也。根生於籽。籽緣於仁。生仁化仁。仁而藏於收成。是又

生化之本。循環無已。莫知其極。何知其根。不知其根。安有所存。  
既無所存。何以爲養。是存養者。必存養於已知之候。必存養於  
大明之頃。此則存之者。存其生之性也。存其心之靈也。存其所  
以生化之炁也。炁由於道。道本於性。性不離於大道。相生相成。  
道先性後。性先道後。莫盡其極致者。無先亦無後。存其先者。先  
其所先之誠。存其後者。後其所盡之德。德在於性。性本於誠。誠

者天道。誠之者人道。人道以反天道。一誠而已。誠無不明故知人。誠無不通故知天。知天知人而後知之致而物格。物格而後明理以應事。應事而待物。盡於一己之性。性盡於天地。由近而遠。登高自卑。能誠於一己。則性盡於一己。性盡於一己則存。內觀其意。意無其意。意無其意。是謂之誠其意也。外觀其物。物無其物。物無其物。此謂之物格也。物格而知致。知致而意誠。意誠

而觀其心。心無其心。心無其心。是謂眞心。眞心者無不正也。心正必正其眞心。正其眞心。必以內觀其妙。外觀其窔。身體以力行。身體力行者。克己復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在在盡其禮。時時守其禮。禮者天理之原也。天理本原。身而行之。是卽存己體而悟之。是卽養己。存養於不知。則其知也必大知。存養於不悟。則其悟也必大悟。故大智若愚。大巧若拙。

大明若不聞不視。蓋內觀已。內觀者所以藏其華去其文。無在而不實際已。所謂希顏之愚。效曾之魯。務實尙本。韜光養晦。躬行實踐。此存養要義。本諸心而已矣。天下之大根本者。人心也。大肯綮者。亦人心也。人心無念。此無極也。念生而惺惺。無極而太極也。無極太極。生化無窮。其惟心也。是心者。存養之本。而功候之基也。

第二章 精進

老人曰。陰與陽。立天之道也。剛與柔。立地之道也。仁與義。立人之道也。人道仁義。地道剛柔。天道陰陽。無非殊其名異其形。而其理則一也。一之者無不齊。齊之者無不孕。故一炁而化二氣。二氣相生。天地交泰。氤氳氤氳。萬物化醇。此生物所以不測者。陰陽之變於道。剛柔之易於道。仁義之合於道。無在而非大道。

之眞宰也。是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無所不然。無在而不行其當然之理。生不獨其生。必陰陽之並生。化不獨其化。必動靜之皆化。是化而生之。陰由於陽。生而化之。靜因於動。動靜相因。陰陽相互。大道之變化。化而極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也。存乎德行者。天之所以一變而剛柔。剛柔而分人道之

仁義也。仁義陰陽之變化。化之於極至。而存乎其通。故通於神。  
神而明之。故生之易。此君子存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  
其交而後求。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吉無不利者。天之所以助其  
功。順乎天也。人之所以助其行。信乎人也。順天思信。故其動。動  
得其宜。其靜。靜得其適。所以坦坦蕩蕩。無所不任自然。天空其  
心。海濶其志。物來順應。不役於物。事至付理。不執於事。終日行

之。不覺其勞。蓋有以定之。定有以凝其氣。氣平心清。故定而不遷也。不遷其靜。則靜中生動。不遷其氣。則氣以成息。息息綿綿。若存若亡。云其有而不見。云其亡而有存。是在不知而知有所得已。此不知之知。不明之明。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無所不適。其陰陽之化。無所不任。其動靜之功。功候至是。誠天空任鳥飛。海闊憑魚躍矣。此謂之欲山川。卽山川。欲仙佛。卽仙佛。欲之所存。

而不逾矩者。志於道。據於德。擇善而固執之。故止於至善之境也。孔子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又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功候修養。必盡其力。而悟其理。盡其心。而存其神。斯可精其所進。進無不應機已。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往來。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往來。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尺蠖之屈。爲求信也。龍蛇之蟄。爲存身也。精義如神。爲

致用也。利用安身。所以崇德也。君子研夫易。而知夫陰陽之變化。知夫陰陽之變化。而時不我與者。所以精進耳。學子功候。各有所悟。然於精之之道。未之能明者居多也。惟精而後一。惟一而後精。故道心惟微。人心惟危。而必精一以守之。守其一而精之。精其道而進焉。此之謂精進也。

第 三 章 克復

老人曰。易有太極。太極者一之謂。在天爲道。在人即心。此心是  
人心合於道心。卽爲天心。以此化爲萬有。萬有而生萬世。大道  
之先無所謂極。亦無所謂非極。自然之中。玄黃分判。而動靜生  
焉。動靜生。乃由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由此太極而變  
爲八卦。再由八卦而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而分  
爲六十四卦。無窮之變化。而萬有生。萬有成。萬事亦卽因之而

不休已。蓋天之大。陰陽已盡之矣。地之大。剛柔已盡之矣。人並稱天地而列三才。則動靜盡之矣。天生於動。地生於靜。一動一靜相交。而天之道盡於是已。動之始而陽生。動之極而陰生。一陰一陽相交。而天之用盡於是矣。靜之始而柔生。靜之極而剛生。一剛一柔相交。而地之用盡之矣。一動一靜。性所存也。一剛一柔。靈所具也。一陰一陽。神所全也。人之修而成聖。修而成佛。

陰陽之變。變與天地合。動靜之化。化與天地參。剛柔之運。運與  
天地同。天地有否泰。故無剥不復。無往不來。陰陽相交。而四時  
行焉。動靜相形。而五行化焉。四時各遂其序。宜於寒者寒之。宜  
於暖者暖之。宜其所宜。故寒來暑往。而五行相生也。金生水。水  
生土。土生木。木生火。反之火而尅金。金而尅木。木而尅土。土而  
尅水。相生之餘。而又相尅焉。相尅之至。而又爲之生也。故春生

而夏長。秋收而冬藏。藏既尅於收。然藏爲生之始。是功之成也。生化爲本。功之化也。減度是宗。一生一化。而天地否。一減一度。而地天泰。泰所以爲生之始。而否所以爲減之原。無減何生。無生何化。無化何度。度之必由於生化之機。其機之動。動乃生於靜也。其機之剛。剛乃制於柔也。動靜而寓乾坤之妙。剛柔而全牝牡之玄。妙之又妙。妙無其極。而玄乘之。玄而又玄。天地之根。

萬物之本。人得而爲功。人得而爲候。人得而爲修。人得而爲存。  
修養於存。功候於守。守存其妙。妙不知妙。守存其玄。玄亦不知  
其玄。是妙亦空空。玄亦空空。空而不空。不空而眞空矣。天上而  
日月星辰。地上而動植飛潛。然成變化之全功者。莫非此空中  
之妙。莫非此空中之玄耶。修悟此妙。而尋其變。修悟此玄。而探  
其奧。一尋而覺變之所在。一探而明奧之所存。存在於性。性所

以復其原。存在於心。心所以明其本。人生世上。形以固其眞。色  
以固其誠。誠亦無誠。眞而不眞。雖爲三才之列。萬物之長。而亦  
莫明其靈已。是以修復其失。以治其非。以其所昧者而明之。  
所昏者而啓之。所蒙者而顯之。所濁者而清之。此克之所以云  
克者。克去形形。克去色色。克去世間之一切。復其本來之固有。  
本來之固有能復。則性無不明。靈無不清。炁無不凝。性明炁凝。

靈清。然後而知陰陽之合。而悟動靜之宜。而覺剛柔之參。先天如是之誠。後天如是之僞。閑邪存其誠。去其僞。歸其眞。是克由自克。不假外求。復亦自復。不勞他取。自有其性。性自長存。命自長在。靈之涵於性命。神之寓於心中。天無不中而生。地無不中而化。人無不中而心存。心存則時中。時中而有。有則長存。時中而空。空則變化。是以欲飛昇。即飛昇。欲定遊。即定遊。欲神佛。即

神佛。欲仙眞。卽仙眞。萬法惟心造。萬事由心生。心爲人之大中。而天地之所以中者。合於人之大中。無時而不中也。故其生也化。其滅也度。其有也世無不有。其生也地無不生。萬有萬化。萬類萬情。萬之所以由。其由於一一之所以來。其來於道。是道修功候。惟克其欲。惟克後天之人欲。人欲一無。而天理斯彰。天理所彰。即復禮已。復禮自然。不爲非禮之視聽言動已。此四勿根。

於三省。三省方知所以必克之欲。必復之禮。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克復於性功也。如是。各各其三致意焉。

## 第四章 氣化

老人曰。洋洋宇宙。浩浩萬有。大而升浮。天一氣也。博而降沉。地一氣也。天氣而上之。地氣而下之。一上而陽。一下而陰。陰陽相合。而生化萬有。萬有歸根。而反於天地。此循環於宇宙之間。莫

非氣之使然也。氣所以使然而然者。氣有清濁之判。以分智愚。  
得氣之清者智。得氣之濁者愚。萬品不齊。而殊其性。性有所分。  
乃判陽陰。陽陰既殊。而上下之有所弗同者。爲升沉之理。於是  
循而上之以陽。循而下之以陰。陰陽變化。而成其動靜之本。本  
立而道生。旋乾轉坤。大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以是乃定其基也。  
基定而分。則數有奇有偶。天下所以相對待而生成也。世有謂

之善者。卽有惡焉。世有謂之賢者。卽有不肖焉。上下不齊。清濁  
斯彰。大道爲化。於是而度其心志。一惟於誠。誠惟合一。於其不  
齊者。上亦可下。下亦能上。清未始不可濁。濁亦未始不可清也。  
聖賢人也。凡庸亦人也。人而聖。人而凡。其惟不同者。性緣於情。  
情發於心。心生於志。志在於氣。有其上氣之純者。清智而聖也。  
氣之不充而頑喪者。濁愚而凡庸也。氣所以使之上下。以判聖

凡者無他。氣之在身。身賴以存。氣之在性。性得而明。氣之在神。  
神得而完。氣之在精。精得而足。精之足者。神自完矣。神之完者。  
性自居於心府。時時明若照鑑。何以常存。存於道真。何以常滅。  
滅於形色之虛幻耳。形色虛幻。人自不知。而亦有知也。不自知。  
其迷而忘返。然亦有時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存於其心。心本  
諸性。心性不離。而爲氣所固定。斯不爲貨利位名動於心。心不

爲動。其志之趨向。意之謀爲。堅而有持。行天下之大道。存天下之仁心。語默云爲。念不生於僞。心不馳於他。專一而不雜。日有所動。而養其浩然之氣。夜有所靜。而存其夜氣之眞。是夜靜以存氣。消極而養也。日動以存氣。積極之養也。養於積極。而不知其進。養於消極。而不辨其增。此則增長於自然。自無假借勉強之弊耳。功候修養。氣爲之主。身心性命氣屬之。而亦實主之也。

有氣則心生。有氣則性明。有氣則靈清。心性靈俱得其力。而後知覺運動。乃能隨心所欲。而應萬事也。道在世間。何必修於世外。道在事理。要不着於事理。是雖氣之純爲後天。而功則爲反乎先天之本也。氣增於後天。則氣自化。氣之化生。則炁引炁接。而後天反乎先天已。先後合天。則至大至剛之炁氣。充周於一身者後氣也。塞於天地兩大者先炁也。先炁後氣。合而爲一是。

功候之至焉也。然其始。何莫非存氣於事物之間乎。存於事物之間。能知而率之。能明而使之。能完固而充之。此又集義而生也。集義而生。斯無餒耳。此氣化關於性功。性功必始於氣化者。如是。各各其參悟焉。